

子學叢書之二

新註墨子精選讀本

張默生自題

墨子精選讀本目次

選註凡例

一——二

墨子傳略及其學說概要

一——一八

墨子書的介紹

一九——三〇

甲編 墨子言行之部

一一——四七

耕柱

一一——一二

貴義

一二——一九

公孟

二〇——三二

魯問

三二——四五

公輸若

四五——四七

乙編 墨學概要之部

一一——二一

法儀

一一——三

七患

三——七

辭過

七

丙編●墨學中堅理論之部

一一九二

尙賢上

一——四

尙賢中

五——一四

尙同上

一五——一八

尙同下

一八——二四

兼愛上

二五——二七

兼愛下

二七——三七

非攻上

三七——三八

非攻中

三九——四四

節用上

四四——四六

節用中

四七——五〇

節葬下

五〇——六〇

天志上

六一——六六

天志中

六六——七三

非樂上

七三〇八〇

非命上

八〇一八六

非命下

八六一九二

丁編 墨辯之部

一五三

經上下、經說上

一一一

(一) 關於知識論者

二一八

(二) 關於論理學及與他家辯論者

二八

(三) 關於人事物理之解說者

四六

小取

四七五三

附錄 墨子重要文獻目

二

選註凡例

一、本書選註之書，乃爲供一般人之閱讀。凡墨子書中重要篇章，皆錄之。

二、本書共分甲乙丙丁四編：

甲編，爲墨子言行之部。此編諸篇，原在墨家第一組，今提至最前；蓋欲述其事，不可不先叙其人也。此編材料，均關於儒家之論語，在今日最爲寶貴，原在墨家第二組，今全錄之。

乙編，爲墨家概論之部。此編諸篇，原在墨家第一組，今移第二。原在第三組，茲選錄其尤爲重要者三篇，附見於乙編之概論。

丙編，爲墨學中堅理論之部。此編諸篇，原在墨家第二組，今次第三。蓋託知墨子之爲人，不知其爲誰之概論矣，即防其而一視其全部理論。所謂墨子之十大教條者，亦可於此中見之。原在第四組，例有上中下三篇，其文義大同而小異，已佚十篇。今所選錄，存一於上，餘二於下，共得二篇，三篇全存者有餘二篇；其四篇篇，在今日已失去價值，故不錄。計本編十六篇。

丁編，爲墨辯之部。即後期墨家專說。此編諸篇，原在墨家第三組，即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今次爲本書最後。墨家之科學思想在於此，亦吾國古代科學之最具規模者。今錄其上下、經說上下，共七十二則，及小取一篇。

至於今存原書第五組之十一篇，或爲墨家當年守禦之術者，或爲後人託墨家而作者，其今自己失研究之時機，故全不錄。

三、墨子書，原文錯亂最多，若不加以校正，直不可卒讀。本書各篇文字，乃參照前賢及時賢所校

墨子精選讀本 凡例

二

助者，加以註正。爲便於覽目及閱讀起見，祇接已改正者付排，不復重出原文，以亂人心目；但於註文中，仍一一說明其校正原委。至丁編文字，以彙說紛紜，不便一一註明；惟從文義較長者，而暫定其字句。

四、本書各篇文字，均爲之分段標點。有數節爲一段者，有一段不必再分節者。每段後，即間以註釋。原文用四號字排，註文用五號字排，以清眉目。標點、分段，力求精審，以明墨子之文理文法。

五、本書註釋分兩種體例：甲乙丙三編，原文淺顯，祇要勘正無訛，略加簡明註釋，文義即可瞭然；即稍通文理者讀之，亦可無所自疑也。午編，即墨辯部分，在墨子中向稱難讀，不惟文句過於古簡，即其所用術語，亦多與其他古書不同；至其內容所含之意義，更多出乎吾人常識以外。經上下之釋解，無喻已；即經說上下原爲釋經而作，然其文義之隱深，或尤較經上下而過之。倘不予以逐字逐句之解釋，並指明每條經義之所在，則初學者實難以索解。故本書註釋，不得不有兩種體例：於甲乙丙三編，宜校者校，宜釋者釋，固當簡明之校釋；於丁編，則將經及經說連條若下則，歸納爲三類，各各引說就寢，而爲詳明之註釋。小取一篇，爲墨辯中之最具條理者，以義例可釋者，祇於其費解者詳釋之。

六、本書附著兩篇，一爲對於墨子全書之介紹，一爲對於墨子生平及此部學說之介紹，意在使讀者於未讀本書之前，或既讀本書之後，得以略知其書其人其學說之梗概，以便讀本書之功，或爲其作進一步之研究。

七、本書成於倉卒，誤漏之處，在所難免。尚望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三十三年秋張默年識於國立復旦大學。

墨子傳略及其學說概要

一 緒言

在春秋末年，繼孔子以後，又出了一位偉大人物，就是墨翟。他一生捨身救人，不辭勞苦，是我國的一位主張，是我國的一位大聖賢，也是個好包打不平的一位大俠客。不想這樣的一位偉人，竟被後世忘記了！在春秋以前，尤時是在戰國時代，墨子的學派，可說是光光萬丈，幾與儒家的孔子，道家的楊朱，三分思想，鼎足天下。所以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非子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呂氏春云：「孔、墨兩宗，弟子滿地，充滿天下。」又云：「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繁於不兩勝數。」直至漢初，且是古聖先賢者，猶以孔墨並稱。古代墨學的普及，可以想見。自漢以後，墨子之學，才漸漸無聞了。

墨子何以忽於中絕呢？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此處只略說。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只講兼愛，不言愛有差等，這種思想，不大合於中國社會的人情。又兼愛非儒，如節葬，非樂，非命等，處處與儒家爲難，於是惹得儒家弟子孟荀卿二大帥，也起來反對他。墨子以惡毒的攻擊。果然儒家弟子得了勝利，後因儒道能備家合人情的中庸之道，便不去再講兼愛之學了。再則中國數千年來，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每要行政愛民，兼愛天下，也得先設法跳上政治舞台，所以對於統治階級，就不得不頌揚奉迎。以孔孟之賢，也脫不開這條道路；後此儒家弟子的「學優則仕」，也就甘心認爲「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了。而墨翟逼人，對於當時的王公大人，一點沒有看到眼裏，並且還責斥他許多罪惡；他更不想爲將爲相，專來結交一般草澤英雄，組成革命的團體，到處去打不平，這實在給當時王公大人的面子上不少難堪。因爲他得不到

王公大人的歡心，又換了儒家墨子的不少惡罵，於是數千年來，就無人再去理會他。間或有人想出來替他辯護，不是被視為異端邪說，便是被認為洪水猛獸，而墨翟的一番救世苦心，就蒙受了天大的冤枉！

不過墨翟的確是一位聖賢，的確是聖賢中的一位豪傑。他不獨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更是一位大實行家。若是從此埋沒下去，非但天地間沒有是非，實在也失却了人類的一大救星！所以我願把這位偉大人物，揭示於國人面前，讓讀者給他以新的評價。我想大家看完以下的介紹，便知墨翟在二千餘年來所受的冤枉，及今後的世界，非有這樣的人物出世不可。

二 墨子的籍貫和身世

要問墨翟的籍貫和身世，我們在正史中却很難得到解答。司馬遷在史記中，就不爲墨子立傳，僅於孟子荀卿列傳附載二十四字說：「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在春秋戰國時代，那樣大的一位思想家，實行家，而正史的記載不過如此，亦可藉以推知墨家衰微的情形了。

論到墨子的籍貫，有說是魯國人的，有說他是宋國人的，也有說他是楚國人的，也有說他是齊國即墨人的。近幾年來，更有說他是印度人的。說他是印度人的理由，只是因爲他面目黧黑，還有不成理由的理由，這未免太滑稽了；已有人把這說駁得體無完膚了，其實不值一駁。說他是即墨的理由，是因爲即墨有一座山叫墨山，說他是以山爲姓，所以叫做墨翟；但這也是隨便一說罷了，到底有什麼可靠的證據呢？我們在任何史傳和墨子的本書中，實在不能爲這一說作證明。說他是楚國的理由，是因爲墨子和魯陽文君有關係，魯陽是楚邑，故疑他爲魯陽人。但這一說，仍不能成立；貴義籍稱：「墨子南遊於楚」，若自魯陽往楚都，當說遊「郢」，不當說遊「楚」。又稱：「墨子南遊使衛」。若自魯陽往衛，當說「北遊」，不當說「南遊」。而且諸宮舊事也說：「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就這幾點看來，墨子已決不是楚國人了。說他

是不對的。理由，一國史記說「墨者宋之大夫」，一國史子今本亦有「止楚攻宋」的記載，說他雖是宋國人。其實「墨者宋之大夫」一句上，還加一「蓋」字，「蓋」字是或然之詞，可見墨者雖已不敢斷定他是不宋大夫。即說他實是不大夫，也不即是宋人，因為《墨子》篇說：「墨子歸而宋」，既云「歸宋」，就一定不是宋國人了。若問他不是宋人，爲什麼又救宋呢？這很容易解釋，墨子救宋，正和魯國人的救莒救宋一樣，如同他不是宋人，也力圖營救。君不攻則是一國，墨子的偉大處就在於此。他可說他是魯國人的，最爲合適。因爲他是魯國史角後學之門徒，他也曾學過孔子之道，而且《墨子》書中記載他居魯的地方最多。不必再說，就他「止楚攻宋」這件事，呂氏亦在《上》記着說：「公輸若將以擊攻宋，墨子聞之，起自魯，十日一夜，至郢。」這還不明，說他實是魯國人嗎？若說他是魯人，墨子一子是魯國的明稱，則自魯歸往郢，距離不遠，也用不了十日十夜的跋涉之苦呀。黃漢簡說：「墨子自魯即會。」魯簡篇說：「趙主使公西赤以車馬五十乘迎墨子於魯外。」呂氏亦說：「墨子曰魯不見刑，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一這些記載，都可以看出墨子是魯國人的。此外，墨子書中所記載的那些不出名的人物，和那些不該重要的瑣事，又多半是魯人魯事，我們也可斷定墨子是魯國人無疑了。

墨子的籍貫既知道了，就當一談他的身世。無奈他的身世，即是不易決定。墨子的父親是誰？兒子是誰？恐怕無人知道，更不必再說他的遠祖和他後裔了。再有中國的史傳中，除了墨子以外，不但無姓「墨」的有名人物，就是次要的角色，也是不易見到的。相傳大禹之帥曰墨如，這是古代僅有的一位，但墨如無其人，或即有其人，也查不出和墨翟血統的關係。因此，有人說他不是姓「墨」，「墨」是他學派的名稱，也就用作他的姓氏了。但這一說，雖有少數人相信，大多數研究墨學的人，這是不以爲然，已有很多學者著論駁議了。我是相信墨子姓「墨」的，但我始終對他懷疑，認爲這位墨質中的豪傑，乃是無父無母無兒無女的一位單身漢哩。

自古以來，凡大人物的降生，總有些神奇鬼怪，無論是教主，是皇帝，都不免演這套把戲。什麼感聖靈而懷孕啦，什麼龍形而生子啦，什麼神龍附體而投胎啦，這樣的事太多了，說也說不清。明明是父精母血而結胎，而降生，但因為這孩子後來成了偉人，於是作書的人就要傳會他神奇的降生，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其偉大，這又何必呢？只要他的言行足法，功業蓋世，他就是天地間不可泯滅的人物，我們又何必去替他傳會呢？這位墨翟先生，看來是一位找不出家世的孤兒了；但是他後來的成就，却遠非貴子王孫所能及！

因為他出身不明，以致他的生死年月也鬧不清。按理，墨子之言盈天下，門徒衆多，況且還有團體的組織，這位一代大師的降生年月，或者無人得知（墨子自己也許不明白）；但他的逝世年月，他的團體中未必無記載吧？可是史文雜記均不錄，又如何考信呢？於是後代學者，也只好據其他古人的年月，或某某有關墨子的事件，加以推斷了。其一，是畢沅的推斷：說墨子是六國時人，到周末猶在世。其二，是汪中的推斷：說墨子與楚惠王同時，其年於孔子稍後，或猶及見孔子。其三，是孫詒讓的推斷：說墨子當與子思同時，而生年尚在其後，約生於周定王初年，而卒於安王末年，蓋八九十歲。其四，是胡適的推斷：說墨子大概生於周敬王二十年，與二十年之間，死於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他降生的時候，約當孔子五十至六十歲之間。其五，是梁啟超的推斷：說墨子大約生於周定王初年，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年，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其六，是張純一的推斷：說墨子生於周敬王二年至二十年之間，少孔子四十歲至五十歲，略與子夏曾子齊年。我們看了這六家的推斷，很難說誰是誰非。不過若按史記的說法，「並孔子時」，或按汪中的說法，其年於孔子稍後，或猶及見孔子，而畢沅的考證，又說墨子實六國時人，至周赧王二十年還生存。前後相去二百多年或近二百年，未免令人無所適從了。但畢沅說墨子是六國時人，顯然靠不住。因孟子的時候，墨子之學，早已風行天下了，所以他的年代，決不能如此移後。我們若以墨子本書中所親見的人和親歷的事件作標準，再拿他書所記的事實做旁證或反證，來推斷他生活的年代，他大概後於孔子，而先於孟子。

他的生年，或在孔子卒前二十年，或在孔子卒後十餘年；他的卒年，或在孟子生前四十年，或在孟子生前十餘年。如果這種假定可信的話，墨子便是一位八九十歲的耄耋人了。

三 墨子的爲學和設教

墨翟既是一位可憐的孤兒，究竟爲何人撫養而成，古書上沒有記載，當然我們也無從猜想了。但是我們可以猜想他少年的時候，必受到許多人的輕視，和種種的侮辱。富貴中的孩子，能受到父母的愛護，能感到兄弟姊妹的和樂，能享到家庭的幸福；而我們這位偉人的少年歲月，恐怕連這樣的夢也做不到。不知爲何人收養成人，已是萬幸了。他後來能製造種種器械，想必他少年時曾學習過工匠；他後來對於守城禦敵的法子非常精通，想必他壯年時曾加入過營伍；他後來提倡的兼愛主義，只知愛人類，不知愛家族，想必是因為他根本沒感到家庭的可愛，反而造成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此是後話，暫不多述。

他學問的成就，據我們所知道的，是先學孔子之術，後法大禹之行。有一位講祭祀的史角，是周天子派到魯國來的，因家於魯，史角的後學，墨子曾向他們受過業，所以他後來的尊天事鬼，就是受了這一派的影響。但是他可以忽然不喜歡孔子之道了呢？因爲孔子之道，也就是周道，儒家所承受的，正是這種周道。他已看到周道尚文的流弊，不能挽救當時的亂象了，所以才「背周道而用夏政」，所以才攻擊代表周道的儒家，並不是專意反對孔子個人。譬如儒家講求禮儀，他不贊成；儒家提倡聖教，他不贊成；儒家主張厚葬久喪，他不贊成；此外他看出儒家的毛病還多。這不過是儒家的攻擊周道尚文的流弊罷了。他以爲這樣的尊尚虛文，不求實際，總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所以他研究過儒家的傳統思想以後，看出了將來必有的流弊，若是長此下去，不但成周的盛況不能恢復，就想撥亂反正，維持小康之治，也是不能作到的。於是他就對儒家學說，起了革命，插了旗幟。他爲什麼又崇拜大禹呢？因爲大禹是「事必躬親」的一位領袖，沒有那些不切實

際的毛病，反有種種好處。例如古代洪水爲患，人民都得不到安寧，大禹便出來治水。他想出了種種方法，受盡了無限勞苦，終於把洪水治下，人民始得安居樂業。他雖身爲天子，但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住的房子也不好；他不把老百姓的血汗，妄費一錢。當他治水的時候，他生了兒子，從自己的門前經過三次，都顧不得到家裏去看看，可見他是公而忘私，一心一意爲大衆謀幸福的。墨子看出大禹有這些好處，真真合了他的口味，所以他不能不照大禹的榜樣去行。

春秋末年，全中國都混亂的了不得，當時有許多國家，不是你伐我，就是我攻你，弄得各國的人民，都不得安生。尤其是強國欺壓弱國，大國攻伐小國，不講一點公理，也有一點是非。看國內掌政者，大半淫無度，作威作福，只知自私自利，不管百姓痛苦，和大禹所有所爲的，完全不合，就章章是道道去勸他們，也是枉然。因此，墨子再也忍不住了，便挺身而起，決心要救世界。他從上層着手，舉從下層做起，於是他遍納天下的英雄好漢，收聚來作他的弟子，教給他們一些實事求是，讓他們照實行，開個人都養成一副菩薩的心腸，開個人都變成一副不怕死的肝膽。他創立「愛」的宗教，教他的弟子們充滿愛的信仰，結合愛的團體，去和當時的一般驅魔禱門。他所抱的宗旨，就是只圖有利於天下的事，縱使粉身碎骨，亦所不辭。所以他的弟子們，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他立有十大教條，就是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他本着這十大教條，去診治當時各國的病症。

有一天，他的弟子魏越問他道：「我們到各國去遊歷，若是見到各國的君主，應當先和他們談什麼呢？」墨子說：「這不能一定，只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遇到昏亂的國家，就和他們談尚賢尚同的道理；遇到貧窮的國家，就和他們談節用節葬的道理；遇到喜音樂好怠惰的國家，就和他們談非樂非命的道理；遇到淫邪無禮的國家，就和他們談尊天事鬼的道理；遇到好攻伐的國家，就和他們談兼愛非攻的道理。所以說不能一定，只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可見我們這位偉人，並不是把他的十大教條視為包治百病的藥方；他是對症下藥，因時制宜的。不過春秋末年的各個國家，多半是百病叢生，所以有的時候，在一個國家裏，這十位藥料全都用得着。但是主治的藥劑，還是「兼愛」和「非攻」。非從兼愛入手，病根決不易拔除。但是病根植得太深了，毒氣受的太重了，又非以毒攻毒不可，所以實行非攻還是緊要的。墨子的勢力衰敗了，於是率領他那般敢死隊的弟子，到處宣揚他愛的福音，來喚醒「類的覺悟」，到處斥責侵略家的野心，使惡魔們不敢放肆。

四 墨子の中堅理論

墨子的全部思想，歸結為十大教條；十大教條的基本觀念，歸結於「兼愛」。孟子說：「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到是認識了墨子的話。不過孟子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口氣中却帶着幾分譏諷的意味；意思是說，世間還有像墨子這樣不近人情的人哩！同時他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都是同樣的予以冷嘲熱笑。但是我們翻遍史傳，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人物呢？所以拿「兼愛」來反對墨子，正是極端的稱頌墨子。兼愛，可說是墨子最高理想。幾時他的兼愛主義實現了，也就是世界大同，人人皆公了。關於兼愛的精義，留待以下再說。不過兼愛究竟是理想，怎樣才能實現這種理想，還有種種的條件。這種種條件，墨子都煞費苦心的一一想出來，指示他的弟子們，更指示全人類，期在必行。如果這些條件都做到了，就算實現了兼愛的理想。因此，我們先來談談他的其他條件，最後再談他的兼愛和非攻。上節墨子和他的弟子超越談話時，已將他的十大教條歸併為五類，現在我就依照這五類來敘述。

甲 尚賢和尚同

墨子以爲想要治理國家，最要緊的是任用賢材。和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前者叫做「尚賢」，就是崇仰賢者的意思；後者叫做「尚同」，「尚」同「上」，就是同於上的意思。

他說治理國家，非用賢能的人不可。譬如做飯須找廚子，縫衣須找裁衣匠是一樣，不過自天子、三公、諸侯。以至於政長鄉長，彼此所負的責任有大有小，事情的性質有同有不同；但是若幹什麼的，就應當去幹什麼。好比建造房屋，能搬磚的搬磚，能抬土的抬土，能架梁的架梁，大家分工合作。於是房屋才能造成。治理國家，也是如此：能作天子的作天子，能作三公的作三公，能作諸侯的作諸侯，能作政長鄉長的作政長鄉長，有多大的才能，作多大的事業，於是百事俱興，國家就沒有不富強的。其實這種粗淺的道理，誰不明白呢？可是明白儘管明白，就是不能照着去行。

請看當時各國用人的標準罷：第一是皇親國戚，第二是無故暴富的人，第三是腦子生得漂亮的。墨子對這種情形，屢次提及，並且很爲懷疑：難道皇親國戚，都是聰明才智的人嗎？難道無故暴富的人，也就有了治國的本領嗎？難道腦子生得漂亮的，也就因此有了道術嗎？墨子對這些事，不但懷疑，並且認爲完全無關。爲向來皇親國戚的混亂朝綱，有財有勢的無惡不作，面目美好的寡廉鮮恥，都有許多多餘事實。再回頭來看，沒有好親戚的人，你就是才大如天，也是無人看起的；無財無勢的人，你就是學富五車，也無人過問的；面貌醜陋的人，你就是胸有韜略，也是無人相信的。於是有才學有能幹的人不得任用，無才學不能幹的人反倒升官。試問沒有學過醫道的人，讓他去治病，豈不是把人命當作兒戲嗎？墨子看明白當時的情形，所以主張非「尚賢」不可。

「尚同」的道理又是怎樣呢？墨子以爲天下之所以亂，就是因爲國人的意見不一致。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他也有他的意見，人數愈多，意見愈多，彼此堅持己見，各不相下，於是天下就大亂了。要止此亂源，最好把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起來：國家的起源，政權的設立，就是因爲這種原故。因爲古代人民

的，非常混亂，不是人與獸爭，便是人與人爭。沒有家族，沒有團體，鬧得人人都不安生，後來就變爲「選賢而用能」，所以大禹才選出賢而有德的人，請他做天子。但是天下太大了，不是一個天子便能治理的。於是選出賢而有德的人，請他們做公卿。後來一選再選，又有了各國的諸侯，以及政長鄉長里長。於是國家

的組織，才算完成。

自天子以至里長，都是大家選舉出來的。既是選舉出來的，必是大家認爲最能幹的人，所以大家都佩服他們。既是佩服他們，也就得聽從他們。因此，人民以里長的意見爲意見，里長以鄉長的意見爲意見，鄉長以政長的意見爲意見，政長以諸侯的意見爲意見，諸侯以三公天子的意見爲意見，這便是「尚同」。但是大

乙 節用和節葬

墨子又要爲人民的生活去打算了。他以爲貧窮的國家，除了大家勞苦工作，再去節省用費，是沒有很好辦法的。於是提出了兩種法子：一是「節用」，一是「節葬」。節用是人民普遍的美德，節葬是爲反對當時的厚葬久喪而發的。

他說聖人治理國家，必能使國家的錢財有餘；並不是攻城奪地得來的，是節省浪費的結果。譬如他說：我們穿衣，爲的是夏天可以避暑，冬天可以禦寒，只要合了這兩個條件，至於衣服的材料，是越賤越好。我們造房子，爲的是冬大可以禦風寒，夏天可以避雷雨，一年四季又可以防備盜賊，只要合了這幾個條件，至於樣式美觀，是不必講求的。我們使用舟車，爲的是車可以行陸地，舟可以行江河，得到交通的便利，只要

合了輕便堅固的條件，其他的裝飾華麗，都是不需要的。所以他是處處顧到人民的實用，反對一切的奢華。本來這種道理，極易明白。因為對於物質的享用，力求節儉，自然財貨就有餘了。

最奇怪的，他說用人也要節儉，不可絲毫的浪費。但當時重稅的人，對於人口不知設法增加，而且使之減少：第一是晚婚，晚婚自然少添許多人口；第二是重稅，重稅自然民財不足，於是有很多人，不是凍死，便是餓死；第三是出征，男女久不相見，自然不能增加人口，又因戰爭不利，被敵人殺死，或飲食不時，得疾病而死。這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因此，墨子的意思，一方面主張早婚，可以增多人口；一方面反對戰爭，借以保全民命。你看他講節用竟講到人口問題了，並且講的頗不尋常。不過再仔細一想，人口是一切的本錢，本錢日日虧損，還能作什麼生意呢？

墨子對於節葬的道理，說的更痛快了。他以爲人死了，就算完畢，刨個土坑埋了就好，何必再耗費許多金錢去殯葬呢？但按周代禮書上說：天子棺槨九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只是一種棺材，就這樣耗費。此外莊嚴的坟墓，鋪張的衣衾，珠寶玉器，那更不必說了。還有三年之喪的禮俗，更是太無意思。按禮上喪期的規定，守喪的人，不許穿好衣服，不許用好飲食，也不許住好房屋，非把自己作踐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能算是孝子。至於男女同居，在喪期內也是禁止的。我想死者有靈，亦必不安於地下吧？

墨子看到這種喪葬制度，大不合適，既耗原有的財產，又背主人的本性。對死者無絲毫的益處，對生者有莫大的禍害，而且在喪期以內什麼事情也不許作，貧窮破家，莫此爲甚。所以墨子定爲節葬之法：棺槨三寸，能與屍體同時腐爛就夠了；衣裳三件，能遮蓋屍體的污穢就夠了。埋屍時，深不可及泉，也無必要；所佔地面，僅僅數尺就夠了；死者既無葬期，生者亦不必久喪，趕快去事，想對死者表示紀念時，或服三月之喪，或服三日之喪，均無不可。

丙 非命和非樂

墨子又看到當時的人，不肯努力作事，專盼幸運到來，實在是一種夢想。而富貴的人們，只知求聲色的享樂，不管老百姓的痛苦，更是一種罪惡。於是他又有兩種意見：一是「非命」，就是反對只知相信命運不去作事的人；一是「非樂」，就是反對只知享樂快樂不管他人痛苦的人。

他以為世上相信命運的人，實在是太糊塗。試問，你不紡線織布，就會得到衣服穿嗎？你不耕地種田，就會得到糧米吃嗎？你不去栽種樹木，不上製磚瓦，不去架橋木架梁，就會得到房屋住嗎？世上沒有不勞而得的事，你想一點勞苦都不受，專盼你的好命運到來，真是愚不可及了！古來的聖賢豪傑，沒有不是晝夜勤勞，專心為大家作事，才建立出偉大事業；古來的暴君污吏，沒有不是驕奢淫佚，專靠他人來供養，才弄得國亡家破，身敗名裂。

墨子常說：你們信命的人，也曾看見過命的形狀嗎？也曾聽見過命的聲音嗎？凡看見聽見過的東西，才可以相信；看不見聽不見的東西，從那裏去相信呢？若是一家人都信命，誰還肯去作家中的事呢？若是全國人都信命，誰還肯去作國中的事呢？這樣非弄到國亡家破不可。所以我們這位偉人，再不相信這種靠不住的命運。

有一次，他從魯國北行，正想往齊國去，路上遇見一位算命的先生，那位先生道：「上帝今天殺黑龍於北方，你的面色是黑的，切不可到北方去。」墨子不聽他的話，仍然到齊國去了。後來墨子又遇見那位算命先生，就教訓他道：「若是按你們的說法：上帝以甲乙日子，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日子，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日子，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日子，殺黑龍於北方。人的面色，有黑的，有白的；人的家鄉，有居南方的，有居北方的。倘按你們的說法，豈不是就不能行路了嗎？你們的話，太不合理，萬萬信不得。」